

DUANCHANGHUA

断肠花

柳残阳 著



断
肠
花

DUANCHANGHUA 柳残阳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云 雁

封面设计：慈向群

断 肠 花

柳残阳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（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）

承德地区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25.75 插页4 字数 555,000

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0,000

定价：7.00元（上、下册）

ISBN 7-5317-0165-0/I·166

第三十四章 知己明彼

就在金家诸人自行报万传名之后，君惟明这边的六个好手也由他逐一向对方引见了，金魁走到君惟明身边，挽着他的手臂，十分亲切的并肩行往“仙足崖”那边，其余的人们也鱼贯随后跟来。金魁一面徐缓的行走着，一边爽朗的道：

“前些天，老夫接到小女的亲笔书信，展阅之下，委实暗中替她捏了把冷汗，这丫头好大胆量，竟然冒犯到少兄你头上来了，若不是少兄宽怀大度，这鬼丫头如今尚有小命在么？真是糊涂，真是荒唐！”君惟明谦容的笑道：

“当家的过虑了，令千金秀外慧中，冰雪聪明，只是一时不察，误受奸人的蒙蔽唆诱，才贸然做出那件不智之举，与在下发生误会，只要这个结解开了，大家也就更形了解啦……”金魁哈哈笑道：

“老实说，这丫头是有几分鬼聪明，而唯其如此，才使她越发不知天高地厚，越发放肆张狂，以为金家子弟天下无敌，她却不晓得，任是金家主从如何厉害，与天下之雄的‘魔尊’君惟明比较起来，却何啻天渊之别呢！”君惟明微微躬身，道：

“这般高抬，在下承担不起，当家的，在下尚不知道令

千金在奉函之时竟还提及了这些琐事，去者已矣，又何足记怀？”金魁连连点头，侧视君惟明，严肃的道：

“君少兄，我们彼此俱皆用不着客套，大家心中有什么便不妨说什么，金薇这丫头在给老夫的信里，已把她如何开罪于你，而你又如何恕宥于她的前因后果全都详细说了，老夫一面看信，一边心里发毛，少兄，你在江湖道上出了名的心狠手毒，斩尽杀绝，老夫这丫头这样冒犯了你，你仍能饶过她，这份情义，少兄，非但她个人永难忘怀，我金家老小主从也定将感激终生！”阻止了君惟明的话头，金魁又道：

“象这种深仇大恨，少兄，便是老夫自己也势将无法容忍吞声，要把那每一个奸徒贼子刀刀诛绝，你却在最后关头恕了金薇一命，这种气度，这种心术，老夫也是自愧弗如！”含蓄的看了君惟明一眼，金魁接道：

“不过，少兄，这等作风，却不象是你一贯的手段哪！”君惟明吃吃笑了，道：

“说起来也很简单，当家的，令千金与那般歹贼不同！”金魁浓眉轻挑，奇道：

“何处不同？”

君惟明看了看随在一边的金薇，恰好金薇也正在看他，四目相触，君惟明抿唇一笑，金薇却欲喜还羞的将脸儿垂了下去。这一切，世故精练的金魁瞧得分明，他表面故作不察，再追问道：

“少兄，何处不同呀？”君惟明“哦”了一声，忙道：

“当家的，因为令千金能辨忠奸，分是非，知黑白，且良智未泯，比起另外那些奸恶之徒来，是不可同日而语了，

这样的人，纵令她一时失足犯错，又怎能忍心一刀杀却！”金魁豁然大笑道：

“在这里，少兄，老夫为你留下吾儿一命再次谢了，叫她受教训也好，这混丫头真是让浆糊糊住了心窍，动歪点子竟然动到这一行的老祖宗头上去了，别说她这雏儿，就算老夫吧，呵呵，与少兄你轧轧苗头只怕还得碰一鼻子灰呢……”君惟明连声道：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……”随在旁边的金薇，轻轻捏了她老父一下，佯嗔道：

“爹，亏你老人家还笑得出呢，人家的信送去了这么久才赶来，叫人急都急煞了……”金魁伸手揽过爱女，又痛又怜的道：

“乖儿，你却不能怪爹，你差人送信到家的那天，爹正为了一票生意在外头奔波，待到爹事情办妥回家，你那老亲娘已经急得连泪都掉下来了，爹一看信，几乎椅子都没有坐热，就马上带人赶来，先到你说的‘干溪铺’找着那家粮行，打听之下才知道你们这两天来了‘铜城’爹唯恐有失，立即快马加鞭奔来此地，待进了城，才晓得昨夜城里已然发生大事了，爹正急着无处寻找你们，还好那位谭老弟认出了我们，才现身上前指引，要不，还真不知往那里去找呢……”金魁说到这里，拍了拍爱女的香肩，压着嗓子道：

“这一次，你可是糊涂透顶了，金银财宝是人见人要的，但也要看是怎么个要法，有亏仁义的不要，要不到的不要，你和马白水他们搭档动这个脑筋实在动得太不高明，这件事的报酬不错，是巨大得惊人，可是它，也齷齪卑鄙得惊人，根本就不能干，何况，还要和‘魔尊’为敌？你也不自

己想想，自己掂掂，你那份量够是不够？乖儿，爹以为你已足可涉世闯道，那知却仍差得还远啊……”金薇眼圈儿一红，唇角一抿，泫然欲啼的道：

“人家已经错了……你还要数落人家……这次漏子以前老爹的女儿可没有给你老丢过人啊……”金魁哈哈笑着，连忙呵慰道：

“好，好，爹不说便是，不说便是，自然哪，谁不晓得爹有着你这么一个是承衣钵的得意女儿呀？”

金薇破涕为笑，又不好意思的将面庞贴上乃父肩胛，不停的用手搔弄着她老爹的腋窝……

金魁高兴的大笑着，侧首对君惟明道：

“少兄万莫见笑，这丫头自小给老夫宠坏了，弄到如今便难以管束啦，动不动就要赖撒娇，简直不成体统了……”君惟明笑笑道：

“父女至情，正是如此，当家的。”金魁欣悦的道：

“好极了，少兄，老夫喜欢你这么想！”他略略靠近，又道：

“今番跟随老夫前来之人，皆为金家的一流人物，换句话说，我金家的精萃也大多在此了，少兄，希望在为你效力的日子里，还能多少派上点用场！”君惟明诚挚又感激的道：

“大德不言谢，当家的，在下有劳各位了！”金魁正色道：

“少兄，你我交之以诚，结之以义，日后来往的时间正长，盼你千万不要客套，老夫为人便最怕那些繁文缛节，你若是一客套，老夫就更觉拘束了，交朋友就要是些磊落汉子，

坦荡男儿，你说的是么？”君惟明用力点头，道：

“当家的所言极是！”金魁笑道：

“那么，就让我们象一对老朋友那般熟悉和热络吧，而事实上，我们也的确一见如故哪！”

在他们融洽而亲切的谈笑中，一行人已来到“仙足崖”原来的所在，大家俱是武林豪士，江湖高人，也没有那多的推让与客气，各人自行找着地方，就着石块坐了下来。

金薇早就过去和她的家人们谈笑叙旧了，看她那兴高采烈的样子，一点也不显得做作，她是那么天真，那么直爽，又那么明朗，就和任何一个处在家人中间，尽情嬉笑闲话家常的大姑娘一样，丝毫没有寻常江湖中流传着的“红蝎”那种歹毒味道……。

另外，君惟明手下那几位得力弟兄，也已经和金家的人打成一片，他们全在坦诚的谈笑着，关怀的诉说着，这两拨素不相识的江湖强者，就在见面之后，即已水乳交流，亲密无间了……。

当然，这是双方的互相倾慕，惺惺相惜，但是，又何偿不是一种缘份呢？君惟明和金魁对面坐着，金魁笑吟吟的环视周遭，他习惯性的抚摸着未蓄胡须的下颌，欣慰的道：

“少兄，老夫家人，倒是与你的那干弟兄十分投缘呢……”君惟明笑道：

“似是如此。”金魁收回目光，低沉的道：

“昨夜‘铜城’之战，老夫闻得引路的两位贵属所说，少兄等是获得全胜了？”君惟明颌首道：

“攻敌不备，侥幸致胜而已。”金魁略一沉吟，道：

“今后行动呢？”君惟明幽邃的眸瞳中，漾映出一片火

也似的仇恨光芒，坚定的道：

“直取长安，收复‘铁卫府’，诛绝那一批恶徒奸党！”金魁一拍手，道：

“对，速战速决，狠攻快杀，才是雪耻解恨之第一要法！”君惟明微微一笑，道：

“当家的行事之道，却是与在下极为相近！”金魁哈哈笑了，傲然道：

“所以少兄与老夫全是创江山，立霸业的人物，设若你我为人为事也象一般俗子，那么磨蹭缠粘，犹豫迟疑，甚至畏首畏尾，前虑后忌，少兄，那你也不成其为‘魔尊’，老夫也称不起‘大金龙’了！”君惟明拱拱手，道：

“当家的，在下不能不说当家的言之有理？”金魁摸摸下额，笑道：

“其实，一个多少有了点成就的人，他的作风与手法也往往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，这是一种极其自然的现象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又话归正题，问道：

“少兄，所谓‘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’，如今你可已刺探明白姓童的那边有些什么扎手人物了么？”于是，君惟明简单明白的将自曹敦力那边得来的消息一一告诉了金魁，末了，他又沉沉的道：

“从这些情形上看来，童刚定然早已有备，而且他亦已做过最坏的打算了，易言之，我们日后的行动将是艰辛而又坎坷的，将有一段时光被鲜血浸染，有一段时光一步步的在刀尖上挨过……”金魁沉默了一下，道：

“少兄，江湖上的日子原本如此，在血腥中度生活，在刃口上论强弱，而如果背了仇，含了冤，解决的法子也除了

牙眼相还之外没有别的，这象是一条早就安排定了的道路，我们一闯进来，便只有循着这条道路往前走了……”君惟明苦笑道：

“不错，这个道理在下也早就悟透看穿，唯其悟透看穿，有些时候，便更觉得空虚淡然了！”金魁吁了口气，道：

“我们先不谈这些，少兄，从你方才言及的那干对头中，有两个人是特别难惹难缠的……”君惟明道：

“当家的可是指‘皮口袋’包骧与‘白发银眉’官采二人？”金魁炯然的目光一闪，道：

“正是这两个怪物——”他顿了顿，续道：

“有关这两人的出身及渊源，少兄可是知道？”君惟明平静的道：

“知道一些，却不完全，在下昔日与‘皮口袋’包骧有过一面之雅，记得此人身材瘦小，尖嘴削腮，头上留着一把黄疏疏的幼毛，日常喜欢穿着一袭灰土布长衫，外表看去甚是不扬，但此人功力之高，却是匪夷所思，听说他的一身功夫全乃源传自‘天阴洞’的‘绝道’清松子，尤其一手‘旋铡术’更是登峰造极，凌厉无比，这包骧似是身世相当凄凉，因而也形成了他如今那种偏激愤世的邪异心性……”金魁点着头，道：

“是的，你说得大多不差……”君惟明又道：

“至于‘白发银眉’官采，在下却不甚了了，只知道他技艺之精，不在包骧之下，另外，这人虽是一头白发，一双白眉，本人却极其年青，大约只在三十上下，而且相貌俊俏，风流倜傥，却还是个明白道理的性情中人……”金魁沉

声道：

“这些全对，照说呢，包骧此人虽是心性古怪孤僻了一点，却仍不失是个君子，早年在‘抱魂岭’的‘天阴洞’外，老夫即曾与他见过了，那一天老夫恰巧追杀一个仇家，穷追不舍的窜上了‘抱魂岭’，远远看见从‘抱魂岭’的‘天阴洞’里飞出一条灰影，这人便是包骧，他那时也象有什么要紧事赶着去办，一出洞口，就施展身法掠射过来，好家伙，还真是疾若虹芒，腾如隼鹰，老夫当时还不知他是何人，疑心乃是帮着老夫仇家来阻道的，是而老夫虽知‘天阴洞’里住着的人是清松子，在那节骨眼上也不理碴了，三不管，兜头就给来人赏了十记‘千斤掌’。那人的反应却是好快，隔着寻丈之遥已暴翻出去，光看他身形翻腾，哈，一柄蓝森森的半弯大铡刀已抹着老夫的脑袋飞了过来，那柄铡刀竟然还能在一次击空之下，闪电也似重行折转再临，却是好生厉害，老夫连躲三次，那铡刀方才斩断了五丈多外的一棵合抱柏树坠落地下，经此一闹，好不容易大家始搞清了误会，也就是从那时起，老夫才知道了包骧此人……他的功夫着实强悍，这些年来，想一定更有精进了……”君惟明低缓的道：

“听说此地有不少成名露脸的人物，便是栽在他的手中！”金魁颌首道：

“以包骧那身本领来说，这并非一件意外事，记得老夫与他遇上的那年，隔着眼前也有近七八年了……”君惟明想了想，道：

“当家的，包骧在道上的名气已是相当不小，说得上是个独挡一面的角色，但他那授业师父清松子可还健在？”金

魁道：

“清松子已有近十五年之久不在江湖上露面了，这老牛鼻子生死如何，尚不得而知，以我们此际的情势来说，当然最好是希望他早已归天证道，说起来，他的年纪该已接近八旬啦……”君惟明又低沉的道：

“当家的，包骧混到今天这等名气，却赚了个‘皮口袋’的称号，你可知道他除了一天到晚老在腰间挂着一个黑囊形的皮口袋之外，可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使他得到这个美称？”金魁沉吟着道：

“包骧之所以有‘皮口袋’的称号，据老夫所知，主要便在于他随时不离腰际的那只黑囊形皮口袋上，但他出道以来却从未现露过那只皮口袋的妙用在何处，他今天在武林中的地位，全是凭着他那身能耐创下的，可是，他并没有任何一次用过他的皮口袋……”君惟明思忖着道：

“以当家的推断，包骧那只皮口袋会是做什么用的？”金魁豁然一笑，道：

“少兄以为呢？”君惟明淡淡的道：

“用以杀人罢了！”金魁点头道：

“老夫也如是想，但姓包的却从来没有露过一手，令人怀疑他在那只皮口袋上到底有些什么厉害功夫？又利害到什么地步？”君惟明轻轻的道：

“包骧自出道以来，大约从未曾碰上足以迫使他运用皮口袋的敌人，那些吃他摆平的角色，在包骧来说，只须他部份本领也就够对付了，尚犯不上倾以全力，当家的，你以为如何？”金魁慎重的道：

“如果这样，那他的压箱底功夫恐怕还是他那只皮口袋

上！”君惟明凛烈的道：

“而这一次，他的皮口袋就非得抖露一下不可了……”
金魁哈哈一笑，道：

“老夫看，他势必如此！”君惟明接着又道：

“‘白发银眉’官采此人，当家的是否比较熟悉么？”
金魁道：

“提起来官采，老夫却是知之甚详，他的年纪的确只有三十上下，此人眉宇清朗，生性洒逸，思维缜密而行事仔细，但却也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，赶尽杀绝，他还另有一个浑号，叫‘催命符’，九年前，就在他弱冠之时，便曾单人匹马摘过朝廷叛将陈崇文的脑袋，陈崇文为了细故怨隙，将他的主将何浩在黑夜里杀了，然后拉着他全部人马千余骑往沂濠山区里走，意图落草为寇，官家悬出重赏买他首级，官采这小子胆大包天，一个人就去了。陈崇文的千名军士全乃北方大汉，个个骁勇善战，骠悍无比，但这些久经阵仗的兵士却没有一个拦得住他，就在大军围簇，刀枪如林的情势里，他竟杀开一条血路，直到取下陈崇文的脑袋又安然脱出，简直到了无人之境，就是这桩子事，官采以一个江湖草莽的身份，破天荒得到朝廷的奖赏褒扬，还赐了他千两纹银，记得这件事在当时传扬四方，江湖沸腾，人们茶余酒后，还津津乐道了好些年，官采的声名，便在那时响了起来……”君惟明静静的道：

“不错，在下那时也略有所闻……”金魁又道：

“官采的杰作还不止此，他曾独力攻过‘紫羽帮’二十二座山寨，荡平了‘长风教’的总坛，连‘丹字门’的掌门人，‘啸海客’胡五浪也吃过他的亏，总之，官采这小子的

确是个又硬又烫的辣手货，他与‘皮口袋’包骧这一对，老实说若非为了不能推诿的原因，武林中人任谁也不愿意去招惹……”君惟明微微一笑道：

“可见童刚的邪门够高，否则，他怎能收买到这等厉害角色为他效命？”金魁也呵呵笑道：

“老夫一直有条不成文的约束，这条约束，便是非到必要关头，不和一些硬角色碰，不过，现在看来，却似乎已到必要关头啦……”君惟明低沉的道：

“当家的如此重义，倒令在下不安……”金魁挥挥手，道：

“你看，少兄，你又客套起来了！”君惟明想起一件事来，问道：

“当家的，以你昔日与包骧交手那几下子来说，当家的以为能否胜他？”金魁摸着下颌笑了，道：

“这就令老夫难以回答啦，若说老夫自认可以赢他吧，未免有些吹嘘卖弄之嫌，若说老夫非他之敌，老夫又不甘咽下这口气——”金魁望着君惟明，接着道：

“说句不客气话，他‘皮口袋’虽是一方之雄，但我‘大金龙’金魁也并非跳梁小丑，若是真的拼搏到底，嘿，金家的老头子只怕也不见得含糊他！”

当然，君惟明知道金魁话中含意，乃是暗示并不将对方看成如何可惧，换句话说，金魁的威风也只在包骧之上，不会叫他压落！君惟明轻轻用脚尖划着地面，笑道：

“那么，‘凉山派’、‘独龙教’、‘大飞帮’的这群帮凶，我们亦得加几分小心，这些人里头也颇有能手呢！”金魁慢慢的道：

“他们当中，有些什么狠货，少兄，你的消息与你的见闻可曾告诉你？”君惟明心里暗笑，表面上却安静如常的道：

“关于此点，在下也仅是知道一个梗概，在下认为，他们内中有多少硬把子且不去说，主要的是要弄明白这三拨敌人里有多少举足轻重的能手？譬如象包骧与官采这一类的顶尖能手，其他一千角色，不见得会发生什么大效力，而只要将他们几个领头的人物除掉或制服，他们的手下也就无所适从了！”金魁沉吟了一下，道：

“以少兄看来，这三拨子人里头，有哪几个属于‘举足轻重’的地位呢？还有，哪几个的本事可以和包骧、官采两人平行并架呢？”君惟明笑了笑，道：

“很明显，就是‘独龙教’教主、‘凉山派’掌门、‘大飞帮’帮主三人而已，他们手下或者也有几个狠货，但在我们眼中，却不见得能‘跳’到那里去！”金魁正色道：

“少兄，这三帮人里面据老夫所悉，颇有智勇双全之辈，万万轻视不得，固然，他这三拨人中能与你我平起平坐的只有他们的头领，但这并非说他们一批手下就全不管用了，我们可以不把他们这批手下放在眼里，可是我们却不可忘记，我们的儿郎道行上并没有我们这样精探呢，老夫之意，还是步步小心为妙！”君惟明吃吃一笑，道：

“在下自是省得这个道理，当家的，在下只是重点上比较偏注向对方几个为首者罢了，打蛇先打头，不是么？”金魁道：

“话是不错，但是老夫一贯主张全面攻杀，一举歼灭，只要是敌人，大大小小全不能轻从！”君惟明用力点头，

道：

“当家的放心，到了时候，在下会这样做的，当家的面敌不存姑息，在下亦不会怜悯啊……”金魁抚掌而笑，道：

“老夫自是相信，盛名喧赫如‘魔尊’，能有今日之成就，其间亦必饱经磨练与艰辛了？”君惟明深沉的道：

“当家的说得是，天下霸业没有轻易得来的！”他随即露齿一笑，又道：

“自然，也不能轻易失去！”金魁颇有同感的高声笑了起来，裂嘴扬眉的道：

“正是如此，正是如此……”在金魁的笑声里，他的宝贝女儿金薇已从那边粉蝶一样飘舞过来，人还没到，金薇那娇柔甜美的声音已传到这边：

“哟，爹可是真高兴哪，瞧你老笑得能一口吞下枚大胡桃，我们的君公子又不知是用什么法子，将你老人家熨贴了心啦……”金魁慈祥又疼爱的看着自己女儿，笑骂道：

“鬼丫头越来越不识礼数了，口没遮拦不说，大小也不分了，你瞧瞧你，全是你娘把你给宠坏了……”

金薇咯咯笑着，扭股糖似的钻到金魁怀中，又是揉又是搓，直把她身为金家家主的父亲弄得浑身酥痒，搂着她不停告饶……。好一阵子，金薇才歇了手，金魁呵呵连笑，喘着气道：

“这孩子，这孩子，，简直和个疯婆娘一样了……”金薇嚶哼一声，娇嗔佯怒道：

“爹，你骂人家，人家还要胳膊你……”金魁双臂高举，毫无办法的道：

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为父的投降便是，你这娃儿啊，就

知道和爹调皮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还有你君叔叔在……”金薇双眉一挑，眼珠子轻转，一怔之后随即笑了，这笑笑得捉狭而古怪，她朝乃父胸前一靠，侧脸面对君惟明：

“君公子，你可听见了？我爹一下子便抬高了您一辈呢，不过，你既是尊长，我这初次改口的侄女，总得讨点什么见面礼吧？”君惟明笑吟吟的道：

“金当家的如此抬举，我却是愧不敢受，金姑娘，最好我们还是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各论各的……”金薇刁俏的一笑，道：

“君公子——不，君叔叔，你又何苦这般谦虚呢？侄女这就要向您见面礼啦。”君惟明连连摇手，道：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，金薇，我们有亲论亲，无亲论友，无亲无友论家常，你与我结识在前，那时我与令尊并无渊源，此刻纵使见了令尊，也不能改过称谓，江湖上的名位固然重要，但实际上的情谊和年岁差别则更为重要，所以如今我们也就只好各称各论了。”金魁内心暗笑道：

“好小子，看你这一张巧嘴，说起话来，倒是八面玲珑，头头是道，不过，看你小子与我那乖女眉来眼去的形状，嘿嘿，只怕用不了多久，我老夫不叫你改口，你也要求着我硬得矮一辈了！”

在武林中，对名份辈叙的看法是极端重视的，一丝一毫也马虎不得，而分名位，叙辈份的依据。除了伦常血统关系乃是必须因素之外，其他如年龄，师承，甚至出道的先后也颇有考究，但是，最重要的还是要看这人在江湖上的声威与成就，换句话说，如若没有血统关系，没有师承渊源，便是年纪再大也不见得能尊到人家头上，假设对方的声望超过了